

翠袖乾坤

查小欣

現年四十六歲的「美魔女」伊能靜，下嫁比她小十歲的秦昊，日前在泰國布吉舉行婚宴，姊弟戀開花結果。

成婚之日，正是伊能靜跟庚澄慶（哈林）宣布離婚六周年的翌日，猶如寓意伊能靜重生，一離一結，三月對伊能靜來說太百感交集了。

伊能靜不負「美魔女」之名，得天獨厚，擁有令人羨慕的小蠻腰，肌膚白滑，眼眸水汪汪，仍具少女味，不顯老，拍婚照時小鳥依人，樣貌身形跟秦昊十分匹配。

下嫁比自己小十歲的丈夫，需要莫大勇氣。人言可畏，冷嘲熱諷、揶揄聲音、刻薄難聽的說話少不免，有人祝福，但不看好他們的亦大有人在，是兩人心理素質一大考驗。

還要通過雙方家人那一關，伊能靜是個離婚女人，比秦昊大十年，又曾有劈腿緋聞，父母親友未必能接受，對秦昊作出規勸或阻止很正常，令他承受不少壓力，幸好秦昊家人開明，兩人可順利結婚。伊能靜方面比較複雜，最大壓力來自今年十三歲的兒子，兒子正步入青春期，性格開始反叛，怎樣向他交代自己再婚，他接受得來嗎？

去年伊能靜在微博公開與秦昊拍拖，就留言「你像缺席的父親，教我認清人性，保護我單純，把塌下來的天頂回去」。

她視秦昊做爸爸，那份英雄感填補了年輕的距離。

伊能靜其後更自爆辛酸，稱多年來從未穿過婚紗，沒有辦過婚宴，就連獲得朋友的祝福都是首次，她本以為此生不會有機會，所以非常感恩，謝謝大家關心之餘，也謝謝嘲笑。

她不怕嘲笑，勇往直前，因為她找到一生尚欠的一塊寶貴拼圖。對於一個女人來說，結過婚，但沒穿過婚紗，沒有婚宴，沒有祝賀，似在有難言之隱的情況下嫁給哈林，她願意全因為愛，九年後卻婚姻失敗，以為那份「三沒」遺憾無法彌補，結果上天派來秦昊。

伊能靜重生了，也給未婚女團送上莫大鼓勵。

人鬼殊途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從未閱讀古典書籍的人，也定有聽說過「孟婆湯」和「鬼門關」這一類，象徵分隔陰間和陽間的標誌。一些愛情故事借助陰陽有別的概念，大玩「人鬼情未了」。跨越陰陽的愛情，可怖而凄美。

說到人鬼戀故事，大家熟悉的，應該是《聊齋誌異》中，「畫皮」、「聶小倩」一類。除此以外，較出名的還有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」的《牡丹燈記》。故事講述一個書生在元宵佳節邂逅一位美麗女子，她的丫鬟提著牡丹燈籠，這位「紅裙翠袖」的絕色美人主動向書生搭訕，兩人歡好多日，但美女每次都是晚上與書生相聚，早上便離開。有一天，鄰居偷窺，看見與書生相聚的「美人」，竟是一個粉骷髏！書生偷偷前往美人自報的家門地址，並未找到住房，而在附近的湖心寺休息，發現西廊盡頭有一棺材，棺材前掛了牡丹燈籠，燈下立了一個紙製侍女，背上寫着「金蓮」，正是美人的女婢名字。書生當堂「毛髮盡豎，寒慄慄體」，跑回鄰居家借住，不敢回家。

牆內開花牆外香，故事傳到日本，成為「牡丹燈籠」怪談。與原著相比，更顯凄美，卻更令毛骨悚然：一對男女真心相愛，卻因門不當戶不對，而無法結合。女子因相思成疾而病逝，貼身丫鬟也鬱鬱而終。男子得知噩耗，傷心欲絕。一日，女子卻與丫鬟拜訪男子，解釋兩人的死訊只是誤傳。男子與女子夜夜交歡，然而卻被鄰居告知，偷窺到他每天抱著一具皮包骨的屍體，最後男子以符咒把女子和丫鬟擋在門外，但女子用計闖進他家。故事的結局，是僧人目睹地上有兩女一男的枯屍，和一盞忽閃忽滅的牡丹燈籠。

陰陽本是兩相隔，門戶、情仇亦然！

風鈴的遐思

琴台聚

彥火

近讀余光中先生的詩，愈讀愈入迷——上癮了，真的，每讀一首詩，便給詩的勝景吸引，至此，我才真正知道「引人入勝」的真諦。

余先生的長詩固然大氣磅礴，他的小詩恍如晨曦山鳥的鳴嘯，及晚間的涼風送來幽遠的幾聲蛙叫，生機勃然，讓晨光更明麗，讓靜夜更撩人！

我喜歡他的《風鈴》：

我的心是七層塔檐上懸掛的風鈴
叮嚀叮嚀
此起彼落，敲叩着一個人的名字

你的塔也感到微震嗎？
這是寂靜的脈搏，日夜不停
你聽見了嗎，叮嚀叮嚀嗎？

這惱人的音調禁不勝禁
除非叫所有的風都改道
鈴都摘掉，塔都推倒
只因我的心是高低低的風鈴

叮嚀叮嚀
此起彼落
敲叩着一個人的名字（《隔水觀音》）

詩人把風鈴的聲音叮嚀，比喻敲打隱藏他內心深處的一個人的名字

相信那是詩人秘密花園的一朵殷紅的玫瑰，一則說不完的故事。

對於風鈴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應，詩人賦予詭秘的「一個人的名字」。

早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寫作計劃，住在安寓（聶華苓、保羅·安格爾伉儷山頂的家）下的五月花公寓，經常聽到他家露台的風鈴聲，清脆鏗鏘，悠遠而親昵，彷彿鄉音也是叮嚀。

返港後，竟癡癡地惦念着安寓的「風鈴」，結果去信聶華

冬時，提起對風鈴的懷緒，聶華苓很快地空郵寄了一個風鈴給我。

我把風鈴懸在露台上，每當聽聞風鈴隨風而盪出一串串的鈴聲，便勾起愛荷華的玉米田及大學（University of Iowa）建築的鐘聲，稍可慰解對那段日子的相思之苦。

後來因鈴聲太大，鄰居予以投訴，只好除下。今讀余先生的《風鈴》，不禁遐想聯翩，不能自己。

詩人思念是「一個名字」，正如《悅讀余光中》作者陳幸蕙女士所說：

絮絮不休的風鈴所流露出來的音樂、咕嚕、呼喚或期盼，詩人說，只有一個音階、一個調子、一個意義、一種可能，那便是我們思慕的那人的名字。

而相思絕對是一種難以治癒的感冒，病徵是癡傻、亢奮、不安與輕微的弱智傾向，於是，當風鈴肆無忌憚攪亂周圍的氣旋，甚至我們腦波、心臟跳動的頻率時，面對窗外那廣漠無垠的虛空，我們便忍不住要傻乎乎揣想：所思慕的那人，不論多遠，是否都感受到這顆心跳動的震幅、聽到這靜默但卻嘹亮高拔的音頻了呢？

好一句「相思絕對是一種難以治癒的感冒」，可謂一矢中的的。

風鈴「敲叩着一個人的名字」，絮亂的風鈴聲，也攪擾詩人心底的夢，夢幻夢真交織在一起，那是纏綿的，像風鈴聆響個不休，就算「風鈴摘掉，塔都推倒」，也無濟於事，因為詩人的心本來是高低低的風鈴，叮嚀不絕。

意喻「一個人的名字」，已嵌在心裡，不會因風鈴而改變。

至於詩人的所謂「一個人的名字」一直在暗處，令人撲朔迷離，也就是劉總《文心雕龍》所說的「隱秀」，「文之英蕪，有秀有隱。隱也者，文外之重旨者也。」

所謂「隱」，即「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」。

（《余光中的詩》之七）

拾起你的好奇心

喜歡村上春樹的散文，是因為與他一樣喜歡周遊世界，用好奇的眼光收穫各地不同的風景，邂逅各種陌生的面孔。這種簡單的快樂，帶給我的是用流年的筆記下點滴的感觸，記下銘心的過往，把心刻在文字裡來詮釋人生。

旅行，是受好奇心的驅使。

一個地方被人傳頌，你就有了去看看的念想。

那裡的風土人情，那裡的歷史文化，那裡的衣食住行，都使你產生了解的慾望。

這種慾望，不僅是對於生命的好奇，對於自然的好奇，還是你希望自己能知道或者了解更多事物的不滿足心態，就像身體細胞的新陳代謝一樣，使得你的精神之水一直在流動。流動帶來靈感，同時賦予一個人生命的激情。

村上春樹在旅行的時候，幾乎不用照相機，而是把「節省下來的精力集中於觀察，以自己的眼睛定定地注視形形色色的東西，把情景、氛圍、氣味和聲音等等清楚地刻錄在腦中」。他就是要讓自己整個兒「淹沒在那裡存在的現實之中」，「讓一切滲入肌膚，讓自身當場成為錄音機、成為照相機」，「讓自己成為好奇心的俘虜」。

對於村上春樹而言，所謂「好奇心的俘虜」不是告訴別人「這裡我來過」，也不在於你發現新的領域，而在於擁有新的目光、與眾不同的目光。

我們每天待在一座城市裡，就會把那裡當成全世界，不再追尋，不再擁有。你需要離開一陣子。

記得那年去中國最北部的漠河北極村時，空氣就像被過濾一般，不含任何糖分的甜。人們告訴我，這裡能看到最亮的星星，滿天的星星。

我不知道多久沒有看到滿天星星的夜景。在香港，每到晚上，你可以看見鱗次櫛比的高樓和霓虹亮麗的港灣，被從四面八方投射而來的燈光，照耀成一條條由絢爛華燈組成的星帶，彷彿星空萬點的銀河，如夢如幻。然而，真正的星星卻躲起來了，躲到遠遠離開人們視線的茫茫夜空。

當夜幕悄悄降臨時，好奇心促使我迫不及待地從屋子裡跑到院子中間。抬起頭的那一刻，我幾乎喊出聲來。滿天的星星像無數顆珍珠灑在碧玉盤上，顯得那麼明亮，那麼繁多。

我睜大了眼睛，像小時候一樣的數着北斗七星、獵戶星座、白鳥星座……幾乎全部清晰可見，就像在我的頭頂上一樣。流星飛渡，星光燦爛，我被這久違的奇妙景象深深吸引。八月的北極村，晚上的溫度只有五度，凍得我不停地上牙打下牙，可是不願進屋去，靜靜地佇立着，生怕這攝人心魄的滿天星星被任何一絲響動所破壞。

目光越過星空，遙望天地相連的茫然之處，若有所失的遺憾，撥動了我內心深處最敏感的弦：眼前的夜空若因世間的塵埃而變得漆黑一片，燦爛的星光注定會像雨後的彩虹流雲那樣褪去；到那時，人們還能看到滿天星星的夜晚嗎？

我真想《留住那晚的星星》。於是，便成了我最新出版的散文集的書名。

人的一生，應當有那麼幾次遠足跋涉，像候鳥那樣，把自己拋擲在長路上，去相遇、驚顫、愛和別離，體會一下逃離生活的快感與痛楚，辨認一下在另一界域和節奏裡，自己究竟能有哪些面對、渴望和完成。

在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參加一個研討會時，我們去過一個距離生產黑莓手機RIM公司總部不遠的聖潔克布斯小鎮，那裡生活着幾個世紀前從歐洲

移居來的門諾人。男人身披黑色長袍，臉上蓄鬚，戴着狄更斯時代的黑色高禮帽。女人身穿花布棉裙，不佩戴首飾，頭上頂着簡奧斯汀小說裡經常提到的那種最簡單的無邊帽。門諾人不開汽車，馬車是他們的交通工具。

當喬布斯用他的「蘋果」征服了幾乎整個世界的時候，門諾人卻在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裡，拒絕使用電視機、洗衣機、烘乾機、微波爐、電話、手機等現代生活中離不開的所有電器。他們男耕女織，早睡早起，粗茶淡飯，過着最簡單質樸的田園生活。

過去三百年門諾人對自己的理念、家庭和簡樸生活的堅守，為世界保存了一份真實的文化遺產，讓二十一世紀的我們還能看到十八世紀歐洲人的生活方式。可是面對現代生活的誘惑，門諾的年輕人還能像他們的長輩一樣固守從前嗎？我從門諾年輕人身上發現，他們喜歡手上拿着的黑莓手機，喜歡汽車，嚮往現代生活。於是，《回不去的從前》成為我的另一篇散文。

好奇心消除了人類的無知，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妙。它來去無蹤，刁鑽古怪，逗着你緊跟猛跑。當你抓住它時，你心中就會出現許多謎團。

它一本正經，滑稽可笑。它有時很沒勁，但有時又很火爆。好奇心很刺激，好奇心很深奧。好奇心很古老，好奇心很新潮。好奇心千變萬化，讓你捉摸不定。唯有一點不變，好奇心永遠好奇，使你的心永不變老，讓世界向着未來猛跑。

在邊走邊看中放慢腳步，細細品味和觀察，感受不同的人生，不讓自己帶有那種常規性的、僅僅止於玩一玩逛一逛、甚至冒一回險的「旅遊」心態。這種全身心的投入與擁抱，一種內在的籲求與見證。

你是要去經歷什麼，要去嘗試着介入到存在現場，要把自己完全交出去，並藉此在一個精神的弧度上豐富和完善自己，促成心靈的碰撞、裂變乃至涅槃重生。

行走、駐足、冥思、神往、好奇、寫作，就是要將自己成為「好奇心的俘虜」的過程記錄下來，將你的所見所聞、所思所想，你對自然與生命的體驗和感悟與讀者分享。行走的過程便是與前面的那個世界不斷相遇的過程，也是不斷觸碰、克服和吸納不同經驗的過程，更是朝向自我不斷邁進與抵達的過程。

現在，最擔心的是有一天你對這個世界不感興趣了，對生活不感興趣了，還擔心心靈拋棄了你。但是你發現，只要你看一本新書，去一個新的地方，或者與朋友交流的時候，突然間有思想的火花迸出來，然後引出你的一大串問題。此時，你就知道自己的靈感永遠不會枯竭，因為你的內心深處抱有那樣多的好奇心。

要麼閱讀，要麼旅行，身體和心靈總有一個要在路上。

我想，時刻都要拾起自己的好奇心，準備好踏上新的旅程。

■ 巴勒斯坦父女。 歐偉建 攝



生活語錄

吳康民

原全國人大代表李連生逝世，享年七十八，還活不夠我的年齡分界的「八十才算是老年」的標準，算是去得早了一點。前月中聯辦宴請老人代表時，見他神采依然，並無病態，突然西歸，令人惋惜。

李兄是新界老居民，代表新界，接張泉兄的位上，擔任人大代表。張泉兄與我同第四屆擔任全國人大代表，第六屆起，便由李兄接棒，到第十屆後，與我共同退出。

李兄性格開朗，常常喜歡談笑，對國家或香港社會中的落後面，每向我表示不滿。對趨炎附勢的，更表示不屑。我們可以說是全國民人大中談得來的「對」。

李兄也常常喜歡開玩笑，他說他喜歡吃「鹿尾巴」來強身，大家笑說他不要「強」過頭了。

第六屆人大港澳代表共二十人，香港十

悼李連生兄

隨想國興

那天到快餐店吃飯，排隊時忽然看到原來還有另一個櫃台也可點菜和結帳，便離開隊伍去到那個櫃台，誰知櫃台小姐說了聲：「插隊呀！」害我馬上臉紅起來，還好那排隊隊伍只有三個人，後面的人揮揮手示意不要緊，我就這樣做了平常最討厭的事——廣東話說的「打尖」。

打吧打吧

而且那天正是我看過《老餅潮語2》的第二天，還在書中看到編著者蘇萬興說：「『打尖』應為『打機』，《說文解字》中：『機，音尖，楔也。』」，楔指小塊的木片，上厚下薄，以楔用錘打入木器的接縫之中，令木器的接駁位置更為穩固。『打機』就有強行插入之意。」

年輕時看武俠小說，打尖，是指投宿客棧；而農作物掐去那些剛剛尖突而出的枝幹，免得長成高大枝幹，也叫打尖；而清代因為有無名氏在小說上寫了「點心兼可擋寒氣，早出門人打小尖」。所以吃點心就稱作打小尖。像我在快餐店上不小心的打尖，不知道廣東話是否可名之曰打小尖？

公共衛生的恐慌控制手段

事實上，即使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最近就疫苗副作用的發言，也不敢排除有嚴重副作用的可能性。簡言之，即只有百分之十的高低差異，而沒有絕對的黑白判斷。其實這已經很明確，即使不再深究背後複雜的疫苗成分來龍去脈，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差異，就應該有自由的選擇權——即有人可以選擇不打；有人相信即使有一定風險，也認為打了較安全。當中也不存在甚麼值得爭論的地方，而因應彼此的立場，利用各自的平台及影響力去宣揚己見，也屬無可厚非之事。

但疫苗論者的強化手段，是利用「社區免疫力」作為借口，批評不接種的父母自私，令孩子有機會在社區把病毒傳播開去，最近的麻疹爭議正沿此邏輯而成。除了以上的批評外，根本沒有於科學上確立的證明和理據。最終極的諷刺是：其實不要說沒有打針的小孩，在幼童身旁的老師及工友，乃至廣義上所有的成年人，包括父母自身，本身的麻疹疫苗早已失效。有孩子的疫苗論者在批評他人之前，請先身體力行先補打麻疹加強針，然後把孩子接回家中作封閉式的成長管理，大抵才可以在自製的無菌世界中存活下去。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最近因為《素人父母》中的反疫苗立場，斷斷續續出現了一些反駁批評，當然我也逐一撰文回應了。反駁的內容不再重複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上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simphung>細閱。不過，由此引申出來的社會文化，不妨在此再仔細探索。

首先，疫苗論者或許仍未弄清一個事實，就好像辯論比賽的原則，現在打疫苗是一個建制上的措施，等同於正方的位置角色，是需要提出充分的證明及論據去肯定當中的合理性。簡言之，是疫苗論者有責任去證明它的確切功效，而非由反方，即反疫苗論者去作相同的事。就以疫苗可能會引起不同創傷的爭議上，反疫苗論者的責任不是要證明「疫苗百分百會造成不同的創傷」，但只要事實層面出現了這些案例，便有充分理據去支持自己作出不打疫苗的選擇。

至於事實為何？美國的疫苗創傷賠償數字，一向不會在主流傳媒看到，但可於網上查閱。今季就有二百七十七宗個案獲得疫苗創傷賠償，當中有流感針，也有傳統的「兒童疾病」疫苗。美國自立法保障藥廠免受訴訟開始，一直有為其支付賠償費（費用從每次賣出一枝疫苗中抽取某百分比所得），由一九八九年至今賠償了二十八億，此其一。

疫苗論者的強化手段，是利用「社區免疫力」作為借口，批評不接種的父母自私，令孩子有機會在社區把病毒傳播開去，最近的麻疹爭議正沿此邏輯而成。除了以上的批評外，根本沒有於科學上確立的證明和理據。最終極的諷刺是：其實不要說沒有打針的小孩，在幼童身旁的老師及工友，乃至廣義上所有的成年人，包括父母自身，本身的麻疹疫苗早已失效。有孩子的疫苗論者在批評他人之前，請先身體力行先補打麻疹加強針，然後把孩子接回家中作封閉式的成長管理，大抵才可以在自製的無菌世界中存活下去。